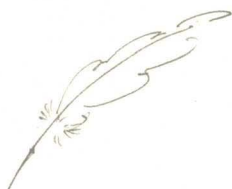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施特劳斯集

刘小枫◎主编



[美]施特劳斯 (Leo Strauss)◎著

# 什么是政治哲学

What is political philosophy

李世祥 等◎译

华夏出版社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施特劳斯集

刘小枫 ● 主编

# 什么是政治哲学

What is political philosophy

[美]施特劳斯 (Leo Strauss) | 著

李世祥 等 | 译

华夏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什么是政治哲学/(美)施特劳斯著;李世祥译.-北京:  
华夏出版社,2011.7

(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

书名原文:What is Political Philosophy

ISBN 978-7-5080-6557-1

I. ①什… II. ①施… ②李… III. ①政治哲学—研究  
IV. ①D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31063号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11 by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What is Political Philosophy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Copyright ©1959 by The Free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original publisher, FREE PRESS,  
a Division of Simon & Schuster, Inc.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09-1517

## 什么是政治哲学

[美] 施特劳斯 著

李世祥 等译

出版发行: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市建筑工业印刷厂南厂

装 订:三河市李旗庄少明装订厂

版 次:2011年7月北京第1版

2011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880×1230 1/32开

字 数:286千字

印 张:10.625

定 价:39.0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 “施特劳斯集”出版说明

1899年9月20日，施特劳斯出生在德国 Hessen 地区 Kirchhain 镇上的一个犹太家庭。人文中学毕业后，施特劳斯先后在马堡大学等四所大学注册学习哲学、数学、自然科学，1921年在汉堡大学以雅可比的认识论为题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24年，一直关切犹太政治复国运动的青年施特劳斯发表论文“柯亨对斯宾诺莎的圣经学的分析”，开始了自己独辟蹊径的政治哲学探索。1930年代初，施特劳斯离开德国，先去巴黎，后赴英伦研究霍布斯，1938年移居美国，任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讲师，十一年后受聘于芝加哥大学政治系，直到退休——任教期间，施特劳斯先后获得芝加哥大学“杰出贡献教授”、德国汉堡大学荣誉教授、联邦德国政府“大十字勋章”等荣誉。

施特劳斯在美国学界重镇芝加哥大学执教近二十年，教书育人默默无闻，尽管时有著述问世，挑战思想史和古典学主流学界的治学方向，生前却从未成为学界声名显赫的大师。去世之后，施特劳斯逐渐成为影响北美学界最重要的流亡哲人：他所倡导的回归古典政治哲学的学问方向，深刻影响了西方文教和学界的未来走向。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施特劳斯身后逐渐扩大的学术影响竟然一再引发学界激烈的政治争议——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觉得，施特劳斯对自由民主理想心怀敌意，是政治不正确的保守主义师主；后现代主义者宣称，施特劳斯唯古典是从，没有提供应对现代技术文明危机的具体理论方略。为施特劳斯辩护的学人则认为，施特劳斯从来不与某种现实的政治理想或方案为敌，也从不提供解答现实政治难题的哲学论说；那些以自己的思想定位和政治立场来衡量和评价施特

## 2 什么是政治哲学

劳斯的人,不外乎是以自己的灵魂高度俯视施特劳斯立足于古典智慧的灵魂深处。施特劳斯关心的问题更具常识品质,而且很陈旧:西方文明危机的根本原因何在?施特劳斯不仅对百年来西方学界的这个老问题作出了超逾所有前人的深刻解答,而且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应对方略:重新学习古典政治哲学作品。施特劳斯的学问以复兴苏格拉底问题为基本取向,这迫使所有智识人面对自身的生存德性问题:在具体的政治共同体中,难免成为“主义”信徒的智识人如何为人和治学。

如果中国文明因西方文明危机的影响也已经深陷危机处境,那么施特劳斯的学问方向给中国学人的启发首先在于:自由主义也好,保守主义、新左派主义或后现代主义也好,是否真的能让我们应对中国文明的危机问题——“施特劳斯集”致力于涵括施特劳斯的所有已刊著述(包括后人整理出版的施特劳斯生前未刊文稿和讲稿;已由国内其他出版社购得版权的《霍布斯的政治哲学及其起源》、《思索马基雅维利》、《城邦与人》、《古今自由主义》除外),并选译有学术水准的相关研究文献。我们相信,按施特劳斯的学问方向培育自己,我们肯定不会轻易成为任何“主义”的教诲师,倒是难免走上艰难思考中国文明传统的思想历程。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西方典籍编译部甲组

## 中译本说明

本书是施特劳斯学述的标志性著作,尽管看起来是一部松散的论文集而非专著,其中有的篇章是书评,最后还附有十六则书介性的简短书评——在施特劳斯的著作名目中,“政治哲学”这一提法出现过两次:“什么是政治哲学”与“柏拉图式的政治哲学”,看起来有如一对问答式,而且两书都是文集。

百年来,中国智识人追慕过好些西方哲学的样式:三十年代我们热衷的实用主义哲学,如今已了无踪迹;八十年代非常走红的存在主义哲学,如今也几乎销声匿迹——西方哲学的面目在国朝学界眼下主要呈现为现象学哲学、分析哲学、解释学哲学、解构哲学,这些主流样式无不依托种种现代思想经验。与此有别,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依托苏格拉底的哲学经历,以整个西方思想史为织体,所展开的是西方哲学的整个古典传统。尽管如此,施特劳斯的学问在西方学界迄今不是显学或主流,将来也不会成为显学,原因在于,施特劳斯学述把源源不断的新生学子引向了柏拉图式的政治哲学传统,热爱哲学的青年最终在古典大书中安居乐业。一旦古典学问成了一国学术的丰厚土壤,成为显学的显然并非施特劳斯学述,而是古典学问本身。前不久,上海有家学术书店在推荐一本关于施特劳斯政治哲学的书的中译本时宣称,“引进施特劳斯给中国学界带来了不小的思想混乱”——这种说法表明如下情形是真实的:现代的种种“主义”乃是国朝学界的思想基础。的确,在施特劳斯所展开的政治哲学引领下,一旦年轻学子的向学热情经受过古典学问的浸润,必将逐渐懂得人类政治生活的严峻性和复杂性,不再头脑简单地以种种传媒观念来衍化哲学,“思想混乱”就来了。

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进入汉语学界很晚,甚至晚于解构哲学,以至于我们不少人以为,这是西方学界最新、最时髦的哲学样式。其实,就学术生涯来讲,施特劳斯展开柏拉图式的政治哲学晚于海德格尔展开现象学哲学不到十年。由于施特劳斯学述几乎无不是绎读前人要著,没有一套自家理论体系,自然不易引人注目——不仅如此,用今天的话说,施特劳斯学述还非常“低调”,为学质朴,比如写了不少在大牌教授看来不屑为之的书介性评论。施特劳斯执教芝加哥大学时,有好几位修读思想史的中国留学生同期在读,我们从未听他们后来提到过这位获得芝大“杰出贡献教授”荣誉的老师。施特劳斯展开古典政治哲学远早于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哲学(遑论德里达的解构哲学),但解释学哲学在八十年代就开始成为国朝学界的显学,毕竟,《真理与方法》具有大理论样式,耀眼得多——本书中的第一篇作品“什么是政治哲学”同样在八十年代就译成了中文(节译),但我们当时谁都没有注意到这篇纲领性文献的份量及其深远的思想学术史含义。

晚近十年来,不断有年轻学子满怀崇敬地热切研读施特劳斯,在我们购得本书版权之前,几位年轻有为的青年学人出于自己学习的目的自发地译出了本书中的若干篇什(第2、3、5、6、9篇),本稿采用这些译文时做了校订,统一格式,但尽量保留原译文风。全书各篇译文均经两度审校,最后由张缨博士统校。

施特劳斯的学生 Hilail Gildin 在先师去世后编的《政治哲学导引十论》(*An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Philosophy Ten Essays by Leo Strauss*,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9)选录了本书好几篇文章,并加了一些注释,中译本采编了这些注释。本书看起来不难读,其实不然——《施特劳斯与尼采》一书的作者朗佩特曾写过一篇解读文章,对我们阅读本书颇有帮助,这里一并译出收作附录。

刘小枫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古典文明研究中心

2010年2月

## 前 言

[5]本书收集的文章此前都发表过,但并非所有文章最初都以英文发表。我于1954年12月和1955年1月在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举办马格内斯(Judah L. Magnes)讲座,“什么是政治哲学”是此次讲座的修订版;希伯来语译稿1955年4月刊载在《耶路撒冷哲学季刊》(*Iyyun*)上,同时附有英文概要;第一次讲座翻译成意大利文登在1956年第二期《政治家》(*Il Politico*)上;文章还有一部分刊登在1957年8月的《政治学刊》(*Journal of Politics*)上。“政治哲学和历史”1949年1月刊登在《思想史学刊》(*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上。“论古典政治哲学”1945年2月刊登于《社会研究》(*Social Research*),再版于Karl de Schweinitz和Kenneth W. Thompson所编的《人与现代社会》(*Man and Modern Society*, New York: Holt, 1953)。“重述色诺芬的《希耶罗》”翻译成法文刊登于《论僭政文选》(*De La Tyrannie, Les Essais*, LXIX, Paris: Gallimard, 1954)。“法拉比如何解读柏拉图的《法义》”收入《马西尼翁纪念论文集》第三卷(*Mélanges Louis Massignon*, Damascus, 1957)。“迈蒙尼德论政治科学”刊登在1953年的《美国犹太研究学院纪要》(*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for Jewish Research*)上。“论霍布斯政治哲学的基础”1954年4月翻译成法文登在《评论》(*Critique*)上。《洛克的自然法学说》1958年6月登在《美国政治科学评论》(*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上。“注意一种被遗忘的写作艺术”刊登在《芝加哥评论》(*Chicago Review*)1954年的冬春号。“里茨勒”是在纽约市社会研究新校研究生部的纪念性讲座基础上扩充而成,[6]刊登在1956年《社会研究》(*Social Research*)春季号。



## 2 什么是政治哲学

[关于十六则书评]除了以下几篇,其余书评都刊登在1941年至1950年的《社会研究》:评克莱姆斯(S. B. Chrimes)编译的福蒂斯丘(John Fortescue)作品,发表于1943年9月的《哥伦比亚法律评论》(*Columbia Law Review*),评高夫(J. W. Gough)的《洛克的政治哲学》,发表于1950年9月的《美国政治学评论》(*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评西蒙(Yves R. Simon)的《民主政府的哲学》(*Philosophy of Democratic Government*),发表于1952年7月的《新经院哲学》(*The New Scholasticism*)。

感谢上述书籍或期刊的编辑和版权人惠允再版。

列奥·施特劳斯

# 目 录

中译本说明 .....	1
前 言 .....	1
一 什么是政治哲学? .....	1
二 政治哲学与历史 .....	47
三 论古典政治哲学 .....	66
四 重述色诺芬的《希耶罗》.....	83
五 法拉比如何解读柏拉图的《法义》 .....	121
六 迈蒙尼德论政治科学 .....	145
七 论霍布斯政治哲学的基础 .....	162
八 洛克的自然法学说 .....	189
九 注意一种被遗忘的写作艺术 .....	215
十 里茨勒 .....	227
书评十六则 .....	256
附录	
朗佩特 “什么是政治哲学”中的论证 .....	304
人名索引 .....	319

# 一 什么是政治哲学？

李世祥 译 刘振 校

## 一、政治哲学问题

[9]应邀在耶路撒冷讲政治哲学是项艰巨的任务，这既是无上的荣誉，又是一个挑战。与地球上其他任何地方相比，这座城市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对政治哲学的主题——“正义之城，忠信之城（the city of righteousness, the faithful city）”——抱有更为严肃的态度。没有地方能像在这片神圣的土壤上这样，最纯净的心灵和最高尚的灵魂如此热忱地渴望正义和正义之城。我完全清楚，对任何人来说，我所表达的，充其量不过是对我们先知视见（vision）的依稀再现或无力模仿。我甚至会被迫把你们领入一个地域，在那里，对那种视见最为模糊的记忆正在彻底消亡——上帝的王国被讥笑为想象中的封邑——更不消说，我会被迫将你们领入先知视见[10]从未照亮的地域。但尽管或主动或被动地迫使自己远远偏离我们神圣的传统，或者对之保持沉默，我仍时刻无法忘记耶路撒冷代表着什么。

自政治哲学在雅典萌生以来，政治哲学的意义及重要特点在今天同过去一样明显。所有政治行动的目标不是保守就是变革。当渴望保守时，我们希望不要变得更糟；当渴望变革时，我们希望能带来更好的东西。所有的政治行动因而都由某种更好或更糟的思想引导。但关于更好或更糟的思想隐含着关于善（the good）的思考。引导着我们所有行动的对善的意识（the awareness of the good）具有意见的特点：对善的意识不再受到质疑，但经过反思，它又证明自己

是可疑的。我们能够质疑对善的意识,恰恰这一事实把我们指向不再可疑的关于善的这样一种思想——指向一种不再是意见而是知识的思想。然后,所有的政治行动本身都指向了关于善的知识:关于好的生活或好的社会。因为好的社会是完整的政治的善。

如果这种指向性变得一目了然,如果人们把获得有关好的生活、好的社会的知识作为他们明确的目标,政治哲学就出现了。称这种追求为政治哲学暗示着政治哲学是一个更大整体——哲学——的组成部分;或者说,政治哲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在“政治哲学”这一表述中,“哲学”表示处理的方式:这种处理既追根究底又包罗万象;“政治的”既表示主题又表示功能:政治哲学以一种与政治生活相关的方式处理政治事宜;因此,政治哲学的主题必须与目的、与政治行动的最终目的相同。政治哲学的主题是人类的各种伟大目标:自由以及政府或帝国——这些目标能够提升所有人超越他们可怜的自我。政治哲学是与政治生活、非哲学生活和人类生活最近的一个哲学分支。只有在《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才使用了誓言——激情演说不可避免的伴生物。

既然政治哲学是哲学的分支,那么,关于什么是政治哲学,即使最临时的解释都无法[11]摆脱对什么是哲学的解释,无论那种对哲学的解释多么临时。探求(quest for)智慧的哲学是对普遍知识的探求,对整全(the whole)知识的探求。如果此类知识唾手可得,就没有必要探求。但缺乏整全的知识并不意味着人们对整全毫无想法:关于整全的各种意见必然先于哲学。因此,哲学是用有关整全的知识取代有关整全的知识的尝试。除了“整全”,哲人们还说“万物(all things)”:整全不是一片纯净的以太(a pure ether)或一团彻底的黑暗,在其中人无法分清各个部分,或者察觉不到任何事物。对有关“万物”的知识的探求意味着探求有关神、世界和人的知识——或者不如说,意味着对万物本性(natures)的知识的探求:万事万物的本性的总体就是“整全”。

从根本上讲,哲学并不拥有真理,而是探求真理。哲人与众不

同的特点是“他知道自己一无所知”，洞察到我们对最重要事物的无知促使他倾尽全力去获取知识。若是因这些事物无法回答就回避与此相关的问题或置之不理，他就不再是哲人。关于这些问题可能得出的答案，正方与反方将始终或多或少地处于平衡状态，因此哲学决不会超出商讨或争论的阶段，决不会达到决策的阶段。这并不会使哲学毫无用处。清楚地把握一个根本问题要求人们理解这个问题所涉及的主题的本性。真正地知晓、全面地理解一个根本问题要好过对这一问题的盲目或无所谓，无论伴随着这种盲目或无所谓的，是否有对大量外围或暂时的问题的答案的知识。“有关最崇高事物最细微的知识也要胜过有关琐碎事物最确定的知识”（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神学大全》[*Summa Theologica*]，I，qu. 1a. 5.）。

政治哲学就是以这种方式来理解事物的哲学的一个分支。政治哲学是用关于政治事物本性的知识取代关于政治事物本性的意见的尝试。[12]政治事物依其本性容易受制于支持与反对、选择与抵制以及称赞与责怪。政治事物的精髓不是中立，而是对人们的服从、效忠、决定或判断提出主张。如果一个人没有从好或坏、正义或不义的角度严肃对待他们或直白或含蓄的主张，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根据好或正义的标准衡量他们的主张，他就没有理解这些主张作为政治事物的真实面目。要做出健全的判断，人必须知道真正的标准。政治哲学如果希望公正对待其主题，就必须竭力获取这些标准的真正知识。政治哲学是一种尝试，旨在真正了解政治事物的本性以及正当的或好的政治秩序。

政治哲学应与一般的政治思想区别开来。我们的时代常常把两者等同。人们如此贬低哲学的名誉，以至于有庸俗骗子的哲学的说法。通过政治思想，我们理解到对各种政治观念（political ideas）的反思和阐述；通过一种政治观念，我们可以理解涉及各种政治基本原则时任何具有政治重要性的“幻象、概念、种类或大脑思考时能够调用的一切”。因此，所有的政治哲学都是政治思想，但并非所有

的政治思想都是政治哲学。政治思想对意见与知识的差别漠不关心；但政治哲学则有意识地、连贯并不懈地努力用有关政治基本原则的知识取代有关政治基本原则的意见。政治思想可能至多是详述一个坚定地持有的确信 (conviction) 或一种鼓舞人心的神话，或者至多为这样的确信或神话辩护，甚至可能有意如此；但对政治哲学至关紧要的是，通过忧虑地意识到确信或信仰与知识之间的根本区别，它将被投入运转 (be set in motion)，并被保持于运转中。一位并非哲人的政治思想家主要对一种特定的秩序或政策感兴趣，或者依附于这种秩序或政策；政治哲人主要对真理感兴趣，或依附于真理。一种并非政治哲学的政治思想可以在法律法典、诗歌故事、宣传手册和公共演说以及其他种种 [形式] (*inter alia*) 中得到恰当的表达；表述政治哲学的适当形式是论文 (the treatise)。政治思想同人类一样古老；第一个讲出诸如 [13] “父亲” 一词或 “汝不应 (thou shalt not) ……” 短语的就是第一位政治思想家；但政治哲学出现在有史可载的过去中一个可知的年代。

人们如今经常将政治理论理解为对政治形势的全面反思，这种反思能为一种宽泛政策的提出做好准备。作为最后的手段，此类反思诉诸民意 (public opinion) 或相当一部分民意所接受的原则；也就是说，它们武断地假定了能被充分质疑的各种原则。这个意义上的政治理论作品是平斯克<sup>①</sup> (Pinsker) 的《自我解放》 (*Autoemancipation*) 和赫茨尔<sup>②</sup> (Herzl) 的《犹太国》 (*Judenstaat*)。平斯克的《自我解放》以这句话为座右铭：“如果我不为自己，谁将为我？如果不是

---

① [译按] Leon Pinsker, 1821 - 1891, 俄国犹太思想家, 外科医生, 犹太复国主义的先驱。著有《自我解放》一书, 分析反犹太主义的根源, 认为解决犹太问题的唯一途径是进行“自我解放”, 建立独立国家。

② [译按] Theodor Herzl, 1860 - 1904, 奥匈帝国的犹太裔记者, 犹太复国主义之父, 著有《犹太国》和《新故土》 (*Altneuland*)。

现在,又是何时?”它略去了:“如果我只为自己,我是什么?”<sup>①</sup>平斯克默然否认这一省略所表达的思想,这是其政治宣传手册展开论证至关重要的前提。平斯克并未对这种否认做出合理的解释。要为之辩解,人们将不得不求助于政治哲人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的第三章和第十六章。

我们被迫把政治哲学与政治神学(political theology)区分开来。我们将政治神学理解为以神的启示(divine revelation)为基础的政治教诲。政治哲学则限于人类头脑独力能够触及的事物。至于说社会哲学(social philosophy),它与政治哲学主题相同,但采取的视角与之不同。政治哲学依赖的前提是,政治关联——一个人的祖国或民族——是最全面最权威的关联,而社会哲学却把政治关联看作一个更大整体(它将之命名为“社会”)的一部分。

最后,我们必须商讨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的关系。“政治科学”是一个含混的词汇:它指明对政治事物的这类探究要受自然科学模式的引导,它指明此类工作要由政治科学系的成员进行。对于前者,我们可以称为“科学的”政治科学,它自视为获得政治事物真正知识的唯一方式(*the way*)。正如只有当人们从徒劳的思辨(speculation)转向经验性和实验性的研究时才开始形成关于自然事物的真正知识,关于政治事物的真正知识[14]也只有当政治哲学完全让路于政治的科学研究时才开始形成。正如自然科学自立自足,最多是无意中为自然哲人提供思辨的材料,政治科学自立自足,最多是无意中为政治哲人提供思辨的材料。考虑到前一种追求的牢固与后一种追求可怜的自命不凡特征之间的反差,更合理的做法是彻底摒弃政治哲学模糊空洞的思辨,而非继续在口头上赞成一种全无信誉且老朽的传统。科学——自然科学和政治科学——坦白说都是非哲学的。它们只需要一种哲学:方法论或逻辑。但这些哲学

---

<sup>①</sup> [译按]此句格言出自公元前1世纪的犹太先贤希勒尔(Hillel the Elder),施特劳斯补充的部分位于平斯克引述的两个问题的中间。

学科显然与政治哲学没有什么共同之处。“科学的”政治科学实际上与政治哲学水火不相容。

名为“政治科学家(*political scientists*)”的人们所做的有用工作无关任何对“科学的”政治科学的抱负。它只包含小心谨慎地收集并分析与政治有关的数据。为了理解这一工作的意义,我们回顾一下先前对政治哲学下的临时定义。政治哲学就是理解政治事物本性的尝试。在想尝试理解政治事物的本性之前,人必须知道政治事物:人必须掌握政治的知识。至少每个心智健全的成年人都掌握一定程度的政治知识。关于税收、警察、法律、监狱、战争、和平、停战,每个人都知道点儿。每个人都知道战争的目标是胜利,战争需要做出最大的牺牲和其他许多损失,勇敢得到赞誉,怯懦遭人谴责。每个人都知道买件衬衫与投一次票不同,前者本身并不是一个政治行动。普通人掌握的政治知识肯定不如以提供政治事物信息和指导为业的人知道得多。普通人的政治知识当然比不上有着长期丰富政治阅历且极富才智的人。在阶梯的顶端,我们发现伟大的政治家掌握着最高程度的政治知识、政治理解力、政治智慧及政治技巧:这是原初意义上的政治科学(*politikē epistēmē*)一词的含义所在。

[15]所有的政治知识都由政治意见环绕和点缀。说到政治意见,我们这里理解的意见不同于有关政治事物的知识:错误、猜测、信念、偏见、预测等等。政治生活的实质由政治知识与政治意见的混合所引导。因此,所有政治生活都伴随着用政治知识取代政治意见的努力,这种努力或多或少是连贯而且艰辛的。我们知道,即便声称掌握的知识超出人的知识范畴的各种政府也动用间谍去获取知识。

社会的特性(*the character of society*)最近发生了一次变革,这对政治知识的特性以及我们对政治知识的要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过往时代,通过倾听睿智长者讲话、阅读优秀史家的作品,通过游历和投身公共事务,有才智的人能够获得政治知识以及他们所需的政治理解力。这些获取政治知识的办法现在不再够用,因为我们生



活在“动态的大众社会”(dynamic mass societies),此类社会的特征是极其复杂、瞬息万变。与以前的时代相比,政治知识更难获得,但会更快过时。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必要有许多人完全投身于收集和消化有关政治事物的知识这一任务。正是这种活动如今经常被称为政治科学。如果没有在其他事物中实现,这种活动就不会出现,甚而此类政治事务(political matters)也不会对值得研究的当下形势发生影响,对这些事务的研究必须尽可能小心地进行:这种特定的小心是用来抵消我们在判断政治事物时暴露出的特定谬误的。进一步说,我们谈到的这些人费尽千辛万苦就是要给政治知识一个能在教室里传授的教诲形式。此外,即便是最无所顾忌的政客为了成功也必须不断地尝试用政治知识更替他头脑里的政治意见,而专门研究政治事物的学者将超越这一点,尽力公开陈述其探究结果,毫不隐瞒,毫无派性:他将扮演已获启蒙的爱国公民的角色,[16]没有任何私心。换个不同的表达,对政治知识的学术探求从根本上受道德冲动和对真理的热爱的激励。但无论人们如何构想对政治知识的学术探求与非学术探求的差异,无论这些差异如何重要,两者在一个决定性的方面是相同的:它们参考的中心都是特定的政治形势,甚至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学者自己国家特定的政治形势。以色列的植物学家尤其关注以色列的植物群,加拿大的植物学家特别关注加拿大的植物群。但这种差异不过是一种方便甚至是不可或缺的劳动分工的结果,其特性完全不同于以色列与加拿大的政治科学家的成见之间的差异,尽管两者明显类似。只有当此时此地(Here and Now)不再是参考的中心,才会出现一种对政治的哲学的或科学的研究途径(approach)。

对政治事物的所有知识都暗含着有关政治事物之本性的各种假设;这些假设不仅事关特定的政治形势,而且事关政治生活或者说人类生活本身。如果对于战争本身及其在人类生活中的位置本身没有丝毫概念——无论这种概念多么昏暗朦胧——人就无法了解特定时间的一场战争的任何情况。若没有对法律和政府做出一